



卷三十八

绿珠传

苻北录

傅载

梅妃传

异闻记

杨太贞外传

续骊散说



說郭卷第三十八

綠珠傳

一篇全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

郡漢合浦地縣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

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出山雙

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

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故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

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

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

即川阜製園館綠珠吹角笛雙善舞明君

明君昭君也晉文帝諱改昭為



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  
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  
其遠嫁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新致歌曰我本良家  
子將適單于遮辭別未及半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沍離轅  
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  
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於迎切迎音氏音名殊類非所安雖貴  
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  
生苟生亦何為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  
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  
足歡甘與秋并葎草拜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崇又製懊惱

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艷者十餘人擇數氏人妝飾一等便  
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縈金鳳凰釵結袖繞楹  
而舞欲有所居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至佩聲輕者  
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  
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侍者以告  
崇出侍者數百人以視之皆蘊蘭射射而披羅縠曰任所在擇  
使者曰君候服御麗則麗矣然授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  
崇勃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請倫族之收兵忽至  
崇謂綠珠曰我今為尔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  
固止於是墜樓而崇棄乘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



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韓有國色善  
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金白州有一派自雙角山出合谷州  
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華灘昭華村昭華塲吳有  
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  
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  
美色無益於以巨石鎮之迨後雖產女端妍者而七竅  
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  
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為生者寃至今村女面  
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焉牛僧孺孺周秦行記云夜  
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

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窄具帶兒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  
接坐居之今吹笛往往亦吸酒太白顧而謂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  
謝作曰此日人非昔人日笛聲空恁趙王倫紅殘細金碎花  
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  
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恠  
聊以解頤噫石崇之破雖自綠珠曰始亦其來有漸矣崇  
常刺荆州劫奪遠使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鳩鳥  
共為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宴集美人行酒客飲  
不盡者使黃門斬美女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  
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  
殺人焉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  
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  
則曰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  
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胡荒小子敢汗我乎言曰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  
小亦宜然投河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  
姿色時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  
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  
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恚悔作綠珠篇以叙其恚詞曰石家  
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  
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家  
非公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紅  
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知之私為承嗣家  
闈奴傳詩於娘娘裊裊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  
於衣中得詩鞭殺闈奴諷死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  
以愛姬示人擬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大阿授之以柄易曰  
慢藏誨盜冶容誨誑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  
皆以綠珠為名瘦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



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搢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  
羅袖拂歸家番歡醉玉栝江紅捨總云綠珠衍淚舞孫秀強  
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  
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懷激烈誠  
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世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  
懷反及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  
不媿哉今為此傳非徒述美麗室裊源且欲懲戒辜息皆  
義之類也李倫死後十日趙倫王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  
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四金因墉城賜金屑酒倫慙  
以巾覆面曰孫秀悞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

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以暴夷之立見乎

梅妃傳

一篇全

唐曹鄴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  
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  
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妙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  
長安大見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  
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能屬文自比謝  
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  
悉植數株上傍曰梅亭開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  
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



孟剪刀綺窓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  
極第愛日從間燕必妃侍列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  
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  
竟當來夕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邁上言胆腹疾作不果  
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聞茶顧諸王戲曰此  
梅精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闕奈今又勝我矣妃  
應聲曰草衣之勝戲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彙萬乘  
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命太真楊氏入侍  
寵愛日奪上無踈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以方英皇  
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大真忌而智非性柔緩亡以勝

竟為太真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  
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寢  
侍御驚報曰妃子已番閣前當柰何上披衣抱妃戲 幙  
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  
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并往也太真語益堅上  
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有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  
夜來何人倚陛下寢權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  
群臣妾此止閣以候駕回上愧甚拽衾上屏復寐曰今日  
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  
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對賜妃



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  
耳妃咲曰恐伶我則動 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禱告  
力士求嗣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  
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玉  
鑑塵生鳳奩香冷嬾彈髮之乃梳間綾衣之輕練苦窸窣  
於蕙宮但疑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  
乃花心颺 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棲止黃昏兮  
聽鳳吹 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 疑眸溫泉不到憶  
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 修憶太 清波水  
光蕩浮笙歌賞 宴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盡觸之

仙舟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  
柰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  
之歡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  
欲相如之奏賦柰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  
踈鍾空長嘆而掩袂躊躕步于樓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  
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方嶺表使歸  
妃問左右何處駙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 楊妃果實  
使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珎珠一斛密  
賜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我 進御也曰桂葉雙眉久不  
描殘妝何粉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 何必珎珠與寂



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度新聲號一斛珍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而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杳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者官貳秩錢百萬訪不知所在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涓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其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遇得天真霜銷雖似當時態爭奈嬌姿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鬢見妃隔竹間泣含睇障袂如花朦霧露狀曰自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樹旁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手上自命駕令發視總數株屍裹以錦裯盛以酒糟付土三尺許太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兩痕上自製文誅之以妃禮易壘焉贊曰明皇自為路州別駕以豪儻聞馳騁火馬鄴柱之間與夫少游用此起支庶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極奢侈子孫數百其閔萬方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矣因有以其中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羞而忤思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蟻之命奔竄而歸受



昏逆四顧嬪嬙之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  
為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漢興尊春秋諸儒特公穀角勝  
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蓋古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  
畚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詳所自  
也蓋明皇失邦補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  
美顯悔不同理應尔也此傳得自萬卷宋遵度家大中二  
年七月所書字亦嬪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  
略加修潤而曲循旧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之予得  
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紀其所從來如此

楊太真外傳

三篇全

唐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浦州永樂獨頭  
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  
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妃早孤養於

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璪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

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娶楊氏女於

壽邸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

衛中郎將韋招訓女配壽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

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是夕

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真犀紫磨金琢成步搖至收



閣親與挿髮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靸方礼子先是開元初玄

宗有武惠妃王皇后無子妃生一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亡由是後連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第三人皆豐頤修整工於譁浪巧會音趣每入宮中移各方出宮中呼貴妃為娘子禮教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為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為侍郎兼教使兄銛又居

朝列堂第騎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於母寵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權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為兒嘗與便殿同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咲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與祿山為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亦後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車命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服



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妯及銛初則懼禍對哭及恩  
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始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  
答捷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院夜遂開安興  
坊從太華宅以及入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  
過因召两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妯進食自茲恩遇日  
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到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  
國忠封大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  
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  
朱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  
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娥眉朝

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鑠子帳蓋希代  
之珎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祭戟  
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  
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曜京邑希遂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  
千萬計見制度隆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  
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見獻皆頒賜五宅開元以來豪貴榮  
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  
授鞭宮中囊貴妃刺綉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  
俱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史日求新奇以進  
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珎玩



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為戶部侍郎  
九載二月上旧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  
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温多與  
中貴人善國忠惧請計温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  
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  
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  
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  
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  
罪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  
上撫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悅遽使力

士寵召以入自後益嬖馬又加國忠遙嶺劍南節度使十  
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  
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附馬陳昌裔扶公主  
因及數搥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  
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  
側目故當時謔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懽又曰男不封  
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  
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王大娘善載百尺竿上施水山  
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宴  
以神童為祕書正字十歲慧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



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櫛貴妃吟咏王大娘戴字宴應聲  
曰樓前百戲競爭分新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  
猶自嫌輕更看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咲聲聞于外因命  
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  
情不悅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  
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回并夢龍女又  
製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子弟并諸王時  
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  
按於清元殿上寧王吹玉笛上翔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  
李龜年感粟張野狐篋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

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樂籍  
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上有大唐天子阿  
姨無錢用邪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也  
才奏而有清風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迤檀寺人白李  
真使蜀還獻其木温潤如玉光輝鑿可有鏤紅文慶成雙  
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貴者綠水蠶絲也完瑩  
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  
俱用瑁玉為之諸王郡主妃子是日問何蛮曰你貧無可  
破師長待我與你為命侍兒紅桃取紅菜玉臂有賜阿蛮  
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



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虞流蘇之屬以  
金鈿珠翠飾之錡金為獅子以為跌綵繪縹麗一時無比  
虎光開元中禁中重水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本紅紫淺紅  
通白者上因移栽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  
乘照夜白馬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中尤者得樂十六  
色李龜年持以歌檀一時之名手攀檀板押眾樂前將欲  
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一為遽命龜年持  
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  
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  
露華濃苦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池月下逢二首一枝紅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舊斷腸借問漢宮誰得意可憐飛燕

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

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

盃酌西涼州葡萄酒咲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

曲遍將狹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

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日妃

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悻

悻如是邪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日以飛燕

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

中所押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



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咲曰莫問知則又殊  
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下不勝風恐其飄翥  
帝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  
以諸香安於上怒其四散不禁也上又曰尔在任風吹多  
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  
可掩前古上曰我練弄尔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  
訪得以賜尔屏風乃虹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  
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舞寶雜斲而成水晶為  
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玳珠琴閣綴精妙迨非人力  
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生隨在 胡真觀初減

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衢公家遂持去安  
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昧觀屏風在  
為纒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床前各通所號曰製錦人  
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運人也桃  
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肥人也曹氏投波人也  
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  
人也為人也董雙成也為燥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突  
避人也垓中人也許飛媛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  
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  
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也不動口不能發身諸



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也近十年餘輩曰楚章華  
蹈謔娘也迺連肩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  
十揚狀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叙  
去綽約花態力身玉肌俄而迺為本藝將呈就二復歸屏  
上國忠醒惶惧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  
欲見焉祿山作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  
何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枝種於蓬萊宮至  
天寶十年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中種柑子  
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  
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

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  
物以元氣布 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  
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真玄風紀六合  
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平地氣以潛通  
故滋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  
班日色麗彤遽云云乃頒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在與妃子  
互相持玩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  
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  
荔枝南海荔枝勝在蜀者故每歲馳駟以進然方暑熱而  
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乘戲將北唯重四



轉敗為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  
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  
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為鸞鳥所搏上令  
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為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  
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  
塵於院中呼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枝  
浚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賜妃十枝妃  
私發明馳腹下有毛馳五百里持三枝遺祿山妃又嘗遺  
祿山金平脫裘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梳十二載李林甫死  
又以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

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  
小兒肫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  
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堂重贈玄琰太  
尉徐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為造廟御製碑文及書叔又賜玄  
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公秘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  
號國男裴微尚代宗女延光公生女為讓帝男妻秦國瑒  
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瑱尚肅宗文和政公主尚每  
年冬十月幸華清宮 經各還官闕去即與妃同輦華清  
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蓮花湯即貴妃澡浴之室  
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號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林相接



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為一隊  
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隊鳥瑟  
珠翠繁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磨香氣數日不  
絕馳馬千餘頭足以劔南旌節器仗前駟出有餞飲還有  
歌脚遠近餉遺玳玩狗馬闌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先死  
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乱焉略無儀檢每  
入朝謁國忠與驍聯轡揮鞭驟馬以為諧謔從官媼嫗百  
餘騎秉燭如晝鮮妝炫服而行亦無朦蔽其路觀者如堵  
無有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號分給每一人細  
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歲六月上幸部華清宮乃貴

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  
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  
以曲名荔枝香一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  
反幽陵以諸國忠為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  
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  
大惧歸謂娣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令東宮監國當與娘子  
併命矣娣妹哭訴於貴妃妃啣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  
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玄禮  
惧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乘輿震蕩豈不由國忠  
割剥眦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眾曰念之久



矣會吐蕃和親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

與蕃人謀反諸軍乃圍驛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旧名本張易之子也

大授中陽之思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歸棧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奴持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瓊珠手接

璧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不解圍上顧左

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

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皆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

一本去賊根

在何敢散手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門內傍有小巷不忍歸行宮於巷

中得杖歌首而立聖情昏嘿久不進京兆司錄常鐔進曰

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

廳門至馬道北墻而別之進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

勝情乃曰顧大家好任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拂

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

絕纜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

之祭後六軍尚未解圍以綉覆體置驛遮中勅玄禮等入

驛視之玄禮搯其首知其首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郊之

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歲上持荔枝於馬上謂

張野狐曰此去劔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歌幸號國夫

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迴之迴

轡它年華清宮通上無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



須有預備苦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  
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  
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  
祿山即斬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寄舒翰之數潼關也  
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  
環又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  
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至此應矣初祿山嘗與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  
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嘆惋雖林甫養育國忠激怒  
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  
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為賊軍  
至虢國先殺其男微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  
惜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  
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其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  
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  
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圍圍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  
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  
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聲高為雨霖鈴曲以寄  
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城都還使祭之  
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



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  
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宅所妃之初瘞以  
紫褥裹之及移瘞肥膚已消釋矣胸前又有錦香囊在焉  
中官潛移葬于他所妃之瘞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  
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歌之上皇既居南內  
夜闌燈動政樓凭闌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而歌曰  
連前琪樹已堪攀夜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星中隱隱如有歌聲者  
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為我訪來翼曰力士潛  
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  
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為之

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淚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番傳者益加  
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  
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  
右亦為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蛮善舞凌波曲舊出入禁  
宮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罷阿蛮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  
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三  
三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  
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  
此寶風雨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為得此不足為貴妃乃  
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改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令再觀之



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sup>元</sup>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  
上夏日與親王棋令臣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數  
上秤子將輸貴妃放康國搗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  
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御  
頭噴貯於錦囊中今輒追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  
龍腦香也吾曾施於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  
手綠縷潤澤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  
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宗無事還似  
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揚通函自蜀來知上皇念貴妃自  
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致其神力士乃竭其術以

索之不下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  
旁求四虛下東極絕大海跨蓬世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  
泊至西廂下洞戶東向闔其額書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  
簪叩扉有雙環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敢言雙鬟復入  
俄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  
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踰時碧衣巡入且引曰玉  
妃出冠金花紫綃佩紅玉曳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  
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歲已還言說憫然指碧衣  
女取金釵鈿合拆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大上皇謹獻侍  
物尋旧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碧衣因微其意乃復前



跪至詞情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  
金釵鈿合負新垣年之詐也王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  
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歷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  
世為夫婦言訖執手各鳴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恐曰由此  
一念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次再  
相見如合好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  
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  
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  
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遶排

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為始孔昇真  
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尔所寶可送大收

大收代  
宗小字即

今 湯沐我若就忱慎物驚我宮愛聞騞中有聲駭兒視  
之也已崩 妃之死曰馬嵬媼得錦初譏一隻相傳過一

客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久倦於萬機常以  
大臣接對拘檢惟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以一委成故絕逆  
耳之言恣行燕樂祗席無別不以為耻由林甫之贊成矣  
乘輿播廷朝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天下毒流四海  
皆國忠之召禍也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禮君不君何以  
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國家有一子此未或不亡唐明王之



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事且懲禍階而已

重編燕北錄

三篇

宋王易

清寧四年戊戌歲十月二十三戎王一行起離靴甸往西北馬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水興甸行柴冊之禮於十月一日先到小禁園內宿泊於二日先於契舟宮內選揀九人與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主所着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別人覺知於當夜子時與戎主共十人相離出小禁園入大禁園內分投各一帳每帳內只有蠟燭一條椅子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

契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膈

漢語提認天子也

若提認得

戎王者宣賜牛羊駝馬各一千當日宋國大王

戎王親弟

於第

八帳內提認得戎主番儀須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宗

國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來番語三遍戎方

始言是便是出帳來審箱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礼先望

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冊大

后次拜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龍受冊次入黑龍殿

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出大禁園却入小禁園內

與近日番儀臣僚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至五日却未

靴甸受朝南禮物小禁園在大禁園外東北自內毡帳二



十三座大禁圍圍無一面長一百十一步內有毡帳十座  
黑毡兵幙七座大小禁圍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鎗  
刃旗鼓弓箭等旗上錯成番書明字

漢語正  
軍字

七祖者太祖

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語謂之掠  
胡與佉傳是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  
族類其形木雕杉葉常時於木葉山廟內安置每一新戎  
主行柴冊禮時於廟內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  
祖眷屬七人俱是木人着紅錦衣亦於木葉山廟內取到  
柴籠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柴榆皮疊上安黑漆木堦三  
層壇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下有契丹臣僚三百餘人

皇后生產如遇入月先起建無量壽道場逐日行香禮拜  
一月與戎主各帳寢預先造圍自毡帳四十九座內一座  
最大徑圍七十二尺皇后欲覺產時於道場先燒香望日  
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帳內其四十八座小帳搗大帳周  
圍車放每帳用有角羊一口以一人紐羊角候皇后欲產  
時令諸小帳內人等一時用力紐羊角其声共發内外人  
語不辨番云此羊代皇后忍痛之聲也仍以契丹翰林院  
使抹却眼抱皇后胸穩運是燕京高夫其皇后用古草苗  
代稗草卧之若生時才產了戎主着紅衣服於前帳內動  
番樂與近上契丹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黑豆湯調塩三



錢其角羊羖人收放不得宰殺直至自斃皇后至第九日  
即歸戎主帳其餘契丹婦人產時亦望日番拜八拜候入  
帳內以手帕抹却契丹番人眼抱罪人胸卧甘草苗若生  
男兒其夫面塗蓬子烟脂產母亦服酥調秀油其蓬子八日收以分  
鹿布絞汁用時以浸布水頭或生女時而塗突墨產母亦  
面番婦人常時亦用作收飾服黑豆湯調言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  
此儀戎主太后嬪噴時但是近位番漢臣僚等并齊道治  
變離漢語萬歲也

契丹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  
如日蝕即盡望而唾之仍背日坐

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只作喫雀聲  
以為禳厭

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  
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魂風也以禳厭凡兵馬  
應是漢兵多以得勝或必勝二字為號諸番兵以萋玃思  
為號漢語態虎二字也

銀牌有十三証道番用金鍍銀成見在內侍左承宣宋璘

處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於戎主前呈奉一遍或有緊急  
用事宜用此牌帶在項下走馬於南北大

王處抽發兵馬餘事即不用



本司所請... 長牌有七十二道... 上 是 畜 書 勒 走 馬 字

長牌有七十二道... 上 是 畜 書 勒 走 馬 字

長牌有七十二道... 上 是 畜 書 勒 走 馬 字



掌每遇下五京詩處取索物色及進南朝野味鹿茸果子  
一此牌信帶此在腰間走馬

木刻子牌約有一十二道

上是番書急字

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木

國歷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書永字其字只是用

金鍍銀業陷成長一尺二寸已來每遇生女真達鞏國取

要物色抽發兵馬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其二國  
驗為信

鐵瓜

番呼髮觀

以熟鐵打作八片虛合或用柳木作柄約長三

尺兩與鐵裹打數不過七下



沙袋音呼以牛皮夾縫如鞋底內盛沙半以耒柄以木作

貽亦用牛皮裹約長二尺有數不過五日

戎主太后寢帳內事不論大小若傳播出外捉獲諸其元  
傳播人處死接聲傳播人決袋五百

契母盜衣服錢緝諸物等捉獲賊重或累倍估價錢每五  
百貫文決袋一不累至二百五十文決沙袋五百配後五  
年若更有錢時十貫文打骨錄一下至骨錄五十已上更

有錢時處死

四時撻鉢春僚鉢多餘長春州來北三十里就灤甸住坐  
夏撻鉢多拾永安山住坐秋撻鉢無定止冬東鉢多在邊  
甸住坐所謂撻鉢者戎主所至處

異聞記

宋何先字復謙  
四明人

周宗畚面字本之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力自備游  
學兩郡至天台適報恩長老子清有同里之好憇息蕭寺  
時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

因事北歸出城暮薄足仙神憇急呼童整榻而寢恍惚間  
聞有車輪聲從簷外來周亟起迎之見一使者躍馬而至



車乘踵其後周方愕視使遽前起周曰大王奉召周且旋  
且辭使者曰大王久欽譽遽覲覲光儀故遣一介致卑詞  
安車聘老及席待賓之意不越於此先輩其可悉守彩之  
日循避之乎周謙士也不覺汗背諸唯其命於是乘車而  
往使者前導其行甚疾路亦不惡道傍無人舍約十里許  
忽覩層閣複道朱堯翠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蒨揭扁額其  
上曰兜離國入門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  
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架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  
國不以譴陋賜之聘召深恐步武踈蹠取戾朝儀願使者  
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但見綠衢紫陌香塵袞

袞塗謳里咏喜見顏色周頗自安私謂此必樂地使得終  
老於此不猶愈於粥蕪齋鼓荒涼蕭寺之居乎頃刻間已  
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揖問入辭曰道路風烟  
衣冠歌側請先輩少歇周與使同對揖而別府轉首一丈  
人帶金紫緩立館右小吏持御狀前曰周視之上題昌化  
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集小吏揖客人各叙起居竟始欲  
解帶磅磚俄報宮閤已啟周整冠束帶裳從知館而去曉  
色猶冥殘月耿耿璇題間王闕聲時輪奐赤變目不禁視  
圭冕交錯雜而進遙望凡陞上帷幙燦爛坐中設百官  
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齊者王御正衙宰弼叙聖躬萬福



亦至谷餘各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拜周獨立殿  
下傳王旨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愧持盈守盛自古所  
懼樂得賢者相與園迴聞卿學術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  
庇賊餘生不學無似殿下誤加采錄使者親啣王命勉臣  
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  
卿如醴泉甘露慰浣可勝勉為少番共 國事周叙謝方  
拜再欲措詞而吏報班退即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  
奮可特授文籍監丞日赴部堂預議仍賦第一所俄有從  
吏數十名姬不下十餘輩擁周入一宅華麗功眼御光生  
居周入其中郡日視事同僚各特 互賀自此曉則謁

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國焉暮則回第荏苒  
約半載官况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木契子齡病王召周而  
問日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政事粗舉倘一疾不起何人可  
代周曰知臣莫若君王曰寡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  
右丞屈曲槩拜相國事既性儉悞貪污罕倫一聞勅下人  
皆側目周聞之驚甚即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亂  
有源自昔英君諷辟不以治為可喜而嘗以亂為憂何則  
治亂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政未足以度百小人  
人之姦一小人之謀 足以千百君子之政君子之用意  
也善 為政也明白洞達其事可行其言可復小人 異



是豺軀麟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懼怒則反目而相  
噬此堯之所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不以  
四凶之罰為管蔡之譴為迥善真天怨神怒摧折已晚使  
其尚佚其事將自連於禍矣則滅姦弃惡刻刻不忘大治  
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織芳必除譬彼長隄寸號必  
塞所謂植治之階浚亂之源係乎人君用舍之頃一棧不  
容間尔殿下以神聖之姿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  
窿之寄旁掇蘭茝熙贊以洽之期內民均安萬世允賴今  
天下不憖遺 老故相國木契子齡未就哀年遷終奇蕙  
殿下更 耆俊親試登庸於進退治亂由前豈意私昵並

緣乘間竊寵欲以一國之事付之佞人曲屈槩之乎槩何  
如其人也蠱毒百端狐媚萬狀內籍官掖之援外肆溪壑  
之求昔與力曹櫻金珠如竈礫常領郡寄視版籍如家毡  
上恩隆寬猶為涇覆綴班宰府叨逾已甚素餐公餽顏不  
知羞相鼎鑿虛顧乃歸之掌握此槩之平昔所願望不可  
得者一旦而得之將使吐膏中之陰蹤詭狀盡時後之庸  
劣末枝上以誤殿下下以誤蒼天宗 生靈始有不忍言  
之禍矣且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祖宗  
之相位也任之匪人亂源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數下  
之士為廢書商為罷市殿下聞乎否乎 而不動



心則一國之事去矣臣所以激為殿下告者猶其未聞而趣為反汗也臣巽國書生早承眷遇不肝膽敢腹心惟殿下來擇取進止書上附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輒以右丞為佞人多見其不知量遣使者召封時王御紫麻閣周入王怒色未霽叱曰卿踈賤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貫尔一死放卿本是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悟涕泣交下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狂悖亦無甚過惡後十八年歲在班文更當召卿顧宮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回鄉日首開其一餘或遇難洛第啟視周再拜而出甫出宮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臣上馬周曰

我欲回賜第取衣物卒曰奉聖旨不許周頗悒快匹馬趣行出城見向使者迎訣曰不意監事業止此揖而退遂指來途而返路人皆叩馬而嘆曰忠臣去矣如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而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恩寺門周即下馬入齋房顧已身卧榻上周驚曰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歌唯諾聞則已驚悟時約五鼓孤燈猶然東壁小豎鼻息如雷鳴周恍然而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周啟其一內有墨跡如鮮題曰人生無百年世事一如夢何況衡山中峯尋上官中問之周歷盡記染筆函識其顛未及曉訪了清言即往衡嶽訪異清了人堅留不可周出所香以示



之呼携索面去迄今不知其存否了清錄其所書如此  
安言碧蘭堂素有奇恠郡士晁子芝嘗與客遊眺於彼迫  
暮見水面一仔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  
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塗云水天日暮  
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拆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  
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四明定海縣番婦病熱

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司見獄掾曰尔姓是甚留氏婦曰  
陳留之留掾獨顧曰幾錯事遂遣使送回過一冥司土木  
盛興婦扣使者曰此何所也使者嘆曰邇來世道薄惡嗜  
欲無度冥司新建淫獄專以鍛鍊罪人尔歸迤相驚告切  
以告人

續甌駝說

一篇

宋朱

號聘游子

都下元宵觀游之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樂府歌  
詞皆近世人所為也予不自揆亦述所見聞以貽好事之  
名曰續甌駝說信筆而書無有倫次豈可彷彿前輩施諸  
尊俎抵可為掀髯捧腹且壬戌六年辛巳聘游子叙

政和中袁祠為教坊判官製撰文曰字一日為蔡京撰傳  
言玉女詞有淺淡梳妝愛學女貞梳掠之上見之索筆  
改女真二字為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真盟於海



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惡其語故竄易之也

都下元宵觀游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 大家

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  
力盡夜漏乃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雖含醒縊瘦思亦不  
假寢皆相呼理殘妝而速客者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  
此一新髻髮插簪如蛾蟬蜂蝶雪柳玉梅燈毬綵綵滿頭  
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時而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  
林春慢 帽落宮花衣惹玉爐香鳳輦晚來初過鶴降詔  
飛龍檠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閒坐  
任狂游更許傍禁街不禁扁金鎖玉樓人暗中擲果珠簾

下笑着青衫裊柳素蛾遠遠釵輕蟬撲面垂垂柳絲梅朶  
夜闌飲散但贏得翠翹雙蹕醉歸來重又向曉窓梅梳朶  
此詞雖非絕唱然句皆是實事亦有人所未嘗道者良可  
喜也

一身之盛衰在元乎氣天下之治亂在乎士氣元氣壯則  
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故善養生者使元 不能  
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故元氣不好則必調飲食以助  
之而咽喉者所以納收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  
以達之 而言路者所以開道壅蔽也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 古人凡有文章之苑者其下筆



者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酌斟六經放易象論  
曰則文章自六經出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時自為  
變態劉夢得與劉子厚論平淮西頌云者在我乎當學左  
傳蓋如左氏叙謀師事而為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  
相如美人本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擬  
小園歐陽黃公實則枯樹其他徃徃而是未可以槩舉也  
秉筆者詎可易也

叅寥子者妙摠大師曇潛也俗姓王氏杭州錢塘縣人幼  
不茹葷父母得眴出家以童子誦法花經度為比丘受其  
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為詩秦少游與之有

及許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  
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  
見為寫而刻諸石宗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  
寫影蓋不獨寶其畫也東坡守彭城叅寥嘗徃見之在城  
座賦詩授筆立城一座嗟服坡遣官奴為聘聘索詩叅寥  
突作絕句有禪心已作沾泥絮之語坡曰予嘗見柳絮落  
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嘗收拾乃為此老所先可惜也  
徃西湖智果院坡遷素不快者摺詩語謂有刺譏有得罪  
及初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為翰學士言其非辜語詔復  
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蘇黃門每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



疏荀氣其体制絕似儲光曦非近世詩禮所能比也欲某  
其詩序之竟不果而卒叅寥崇寧未歸老江湖既示寤其  
法孫法穎以其集行於世然詩猶有不傳者

傳載

三篇

唐

齋吳均為文多慷慨 族之意梁武帝園臺城朝廷間禦  
之計均作悞不知所答但云愚意願速降為上洛陽城南  
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家無軌甃棺  
中有平憤朱云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  
見矣 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祕書世南  
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人稱為五經寄今 改倉曹為  
人物志

太宗使字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之士及佯為不知  
更徐拭而嚼之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多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二  
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乎秦武衛勇力絕  
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馬頓之  
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援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  
還迄今國家每陳大設必列於殿廷以旌異之

太宗將賜鄴公櫻桃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



鑑曰昔梁帝遺巴陵王物稱餉遂從之

太宗嘗出行有詞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世南在此祕書也

太宗稱虞鑑德聞得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五善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篇三命召

之所陳言事莫不施行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募為梯首者城中天下如雨

而龍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健

敬宗曰健即文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晉謝靈運

鬚美臨刑施為南海底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

損中宗朝安樂公主生日闢百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

也



說郛卷之第三十八





